

蔷薇泡沫

此刻我的心也戚然，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假期，
时间总要过去的，我会还原，
回到我往日生活的茫茫大海中去，脱离王子，
独自生存，回忆将化为蔷薇泡沫，消失在紫色的天空中。

东
方

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蔷薇泡沫



苏
舒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5-23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蔷薇泡沫 /（加）亦舒著．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060-8178-8

I．①蔷… II．①亦… III．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
IV．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9767号

蔷薇泡沫

(QIANGWEI PAOMO)

（加）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梁 欣 郭淑敏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5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.25

字 数：131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8178-8

定 价：2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（010）64258127

我穿着泳衣，躺在小型码头的长条木板上晒太阳，黄昏的阳光照在肩膀上，觉得温暖温暖。这真是美妙的假期，我想。

那艘叫“莉莉白”的游艇，仍然停在湖中央。

昨日我听到洋汉子朝我吹口哨的声音，今天呢？

我可以看到游艇甲板上有人走来走去，我眯着双眼，湖两边鸟语花香，多么好的风景，我是否应该嫁给史蒂芬呢？

我转了一个身。

就在此刻，我看到“莉莉白”号像一只模型船被捏碎一般，迸散开来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化为一片火海，几乎是一两秒钟间，就听到“轰隆隆”的爆炸声，震耳欲聋，强烈的热气浪向我侵袭，乌烟火舌把整艘游艇吞没，一切化为乌有，碎骸被炸出老远，有些就落在我身体上，打中我身体，发出激痛。

我震惊过度，呆得发不出声音来，非但没有伏下，反而站起身来。

木条码头被震得上下浮动，我几乎站不稳，正在此时，有人捉住我



东.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双足，我蓦地尖叫起来，低头一看，那双手全是血，人头！一个人头冒出水面，微弱地叫：“救命！救命——”

安徒生的童话：

人鱼公主在十五岁生日那天，浮上海面，在暴风雨中救得一个王子。公主爱上王子，求女巫将她变为人类，忍痛吞下哑药，长出双足，人鱼公主结识了王子，但王子并不知道，她是他的救命恩人。

在一个夏日的夜晚，王子将与邻国的公主结婚，人鱼公主的姐姐来找她，递给她一把尖刀，说道：“快，快，在天亮之前，将王子杀死，回到海底来，恢复长生不老的人鱼身份。”

人鱼公主握住尖刀，哭了一个晚上，终于不忍杀死她所爱的人。

天亮了，她化为蔷薇的泡沫，消失在天空中。

我一直喜欢这个故事。

史蒂芬说我：“二十八岁的女人了，尚不肯面对现实。”

史蒂芬是我大学同学，很好的男孩子，但不是可以结婚的那种，他喜欢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做一点点工作，维持朴素简单的生计，是以不肯回到香港来挣扎图强，他在英国湖区一间中学教书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，但连手表都买不起。

这次我趁着假期前去探访他，带着一只米奇老鼠手表，价值港币

三十八元整。

他到火车站来接我，我们拥抱良久。

“你好吗，老史，你好吗？”

“你呢？你快乐吗？”

我叹口气：“老史，你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问及如此复杂的问题？”

“什么！你仍然不快活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快活？”他朝我直瞪眼。

“我所有的忧虑，只有耶稣知道。”我也向他瞪眼。

“嘿，听听看，”老史舞动着双手，“这个女人，月薪一千镑，得闲到湖区来逛，转头又到巴黎购买新装，可是就爱发这种牢骚，请问你怎么受得了。”

我白他一眼。

他替我抬起行李，扔进他的车尾行李箱，我上了他的老爷车，走一步退三步地到了他居所。

哗，那所平房！

简直只会在童话中出现：花圃里一行行黄色的洋水仙与紫色的鸢尾花，一行粗壮的梨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碎花，风吹上来，花瓣与粉蝶齐齐飞舞，白色的斜屋顶，剔透的玻璃窗……而且这所房子就在湖的旁边，碧蓝的天空，浅紫的湖水，风帆点点，直情如风景明信片一般。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我傻了眼：“哗，老史，你敢情做了神仙了。”

他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？就差没小鹿斑比来向你问好呢。”

“朝这里走十幢房子，就是绥斯渥夫的故居。”老史说。

我长叹一声，放下行李。

“打算在我这里住几天？”老史问。

“七天。”我说。

“嫁给我，你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。”他说。

我从窗口看出去，颇为心动，为什么不呢，此处无案牍之劳形，无丝竹之乱耳，就这么一辈子……

“如何？”他的手搭在我肩上。

我抬起头来看他：“就这样？对牢一幅风景图片过三十年，为你煮饭、洗衣服、生孩子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！你期待着什么？”

我亦不知道。

我打开衣箱，老史扬出我的衣服来。

“迪奥的内衣，品顶高毛衣，貂皮大衣……你就甘心为这些做奴隶？”老史问。

我板起脸：“你太没礼貌了。”

“香港女人，我不明白你们。”

我不出声。

“你已经二十八岁了。”老史说。

我知道。

“大学一年级时我已向你求婚，”他温和地说，“到现在已经九周年纪念，怎么，还沦落红尘不能自拔？这些年来，你还去不够舞会？用不够锦衣美食？愁眉苦脸地赚了来，愁眉苦脸地花了去，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我躺床上说：“为市面繁荣。”

他笑。

我翻了一个身：“为自虐。”

“何苦来？”

“这是香港作风。”

“那么别做香港人。”

我烦恼地说：“我明明黑头发黑眼睛，不做香港人，你让我做什么人呢？”

“你又来了。”

“老史，你别等我，你就随便找个人结婚吧，养几个白白胖胖的孩子，教他们念‘水仙颂’，老史，”我搔搔头，“我是这样的虚荣，我一无可取……”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“够了，够了。”他吻我的脸。

“老史，我是不会与你结婚的。”

“别说得那么决绝，”他吻我的耳珠，“说不定过一阵子，你会前来巴巴地求我呢。”

我微笑。

“好好利用你的假期，休息一下，再回去搏杀，祝你早日再升一级，抱着枕头与奖章做老姑婆。”

“老史，你好不刻薄的。”

“名流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的。”他扮个鬼脸，“你太活泼，太有意思，人家要的是洋娃娃……”

我一个枕头摔过去。

“你累了。”他笑道。

我是累了，所以来探望他。

与老史在一起，犹如与兄弟一般，我喜欢他这个伴，每年我总到英国陪他一星期，历年来他也到香港，但不到半日，他就被人群挤得怕。

“嫁给我。”他说。

“到香港来。”我说。

“我怕香港多过爱你。”他说。

所以我一直没嫁他。

你让我离了这个地方，活得再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人生乐趣。

我已经习惯了香港，人踩我，我踩人，穿着漂亮名贵的衣服，挽着鳄鱼皮包，开着跑车挤着交通出去搏杀，下了班扎俱乐部夜总会，周末坐游艇，学开飞机，听音乐会，与名男人约会。

或者是无聊的吧，但那种热浪与繁忙使我排解了时间，我拒绝我也不能够再过清静简陋的生活。这条路最终走到什么地方，我也并不知道，呵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老史问我：“你的薪水加到什么地步了？”

“刚够花。”我木着脸。

“朝老板眨眨眼不就可以加了？那些洋老头看见你巧笑倩兮，骨头都酥了一半。”他夸张地说，“你爱加多少薪水便加多少。”

这么容易。我两手叠在胸前，不出声，有这么容易吗？

我有数星期的时间来思考前途问题。

当务之急是换了泳衣到温德米尔湖畔去躺着晒太阳。

我跟老史说：“走吧。”

“把我当小白兔？我不去。”他赌气。

“你不去在家干吗？”

“改卷子。”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“嘿！”

我自己去了。

躺在码头长条木上，铺块毛巾，我听到洋人对我吹口哨，于是微笑。女人总喜欢这样原始直接的赞美。我将眼睛睁开一条缝，看到一艘白色小游艇，约三十余尺长，上书“莉莉白”号。

我转一个身。

太阳照在我背上温暖温暖，一只强壮的手按在我肩上，我跳起来。

“喂，是我。”老史的声音没那么好气，“吃饭了，你在这里都快烤焦了。”

我懒洋洋地说：“有人朝我吹口哨呢。”

“得意的那个样子！”他说。

我们结伴回家，他已煮好了晚餐。

我笑说：“结婚后你就不会如此服侍我了。”

我将米奇老鼠表取出送他。

“啧啧，这算是订婚礼物吗？”他问。

“这顶适合你，你是他们其中之一。”我说。

“去你的。”他说，“你才借童话及卡通生存呢，哼！”但他开心地戴上了那只表。

我哈哈大笑。

啊，跟老史在一起是快乐的，这么可爱的男人，我何必要将他变成一个丈夫。

我何必要将老史变成一个丈夫，以柴盐油米酱醋逼得他无立足之处？我有赚钱能力，不必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。

这是我真正的假期，我想。

半夜自梦中惊醒，大叫。

老史扑过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怔怔地：“梦见我老板对着我吼。”

他没好气：“你自己喜欢这种生活，我有什么法子？”他朦胧间只穿一条内裤。

我笑了，吹一下口哨。

他喃喃道：“这年头的女人——简直叫人不敢娶老婆。”他生气而难为情地回房去。

我点起一支香烟，静静地吸。

可爱的孩子、体贴的丈夫、安乐的生活，谁不想呢？深夜，美月，浪漫的湖边，树叶婆娑，在这一刹那，我想过去拥抱老史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但连史努比都说：“半夜三点半所想的事与清晨八时所想的事太不一样。”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我决定明天再想清楚。

第二天我与史蒂芬到街市去买海鲜，走过首饰店，他说“等一等”，进去买了副耳环，替我戴上，我感动了，整天用手挽住他。

傍晚一起坐在木码头上看风景，那艘“莉莉白”尚停泊在湖中心处。

史蒂芬跟我说：“到冬天，这里下的是鹅毛大雪，银色一片……”

我温柔地把头靠在他肩膀上，不知怎的，忽然之间他生气了，推开我：“你这个头，乱靠乱靠，人尽可夫！”他霍地站了起来。

我怔住，骂他：“你疯啦？”

他吃醋了，老远指着我说：“你有什么贞操感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‘老史老史’叫一千声也不管用，没一点诚意。”他转身走了。

好家伙，简直要收买我的灵魂嘛。

不要去睬他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

多么好的风景，上主呵上主，我是否应该嫁给史蒂芬？

我转了一个身。

就在此刻，我看到“莉莉白”号像一只模型船被捏碎一般，迸散开来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化为一片火海，几乎是一两秒钟间，就听到“轰隆隆”的爆炸声，震耳欲聋，强烈的热气浪向我侵袭，几乎把我卷下甲

板，乌烟火舌把整艘游艇吞没，一切化为乌有，碎骸被炸出老远，有些就落在我身体上，打中我身体，发出激痛。

我震惊过度，呆得发不出声音来，非但没有伏下，反而站起身来。

木条码头被震得上下浮动，我几乎站不稳，正在此时，有人捉住我双足，我蓦地尖叫起来，低头一看，那双手全是血，人头！一个人头冒出水面，微弱地叫：“救命！救命——”

我本能地拉住他，惊慌中看到“莉莉白”号沉下，余下残骸漂浮在湖面。

“帮助我！”那人微弱呻吟。

我跃下水去，托起他的头，吓得心突突跳。老史，该死的老史，该死的男人，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永不在身边。

我把伤者扶上岸，他大腿受创，血涔涔而下，我害怕得不得了，用毛巾轻轻遮住他，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远处已有救护车与警车的号角传来。

“没事了，”我安慰他，“没事了。”其实是说给自己听。

号角车还没到，已有穿制服的人员吆喝着赶到。

他们奔过来：“小姐，你扶着的是何人？”

我张大了嘴巴，呆瞪他们，我不知道是谁。

他们走到我面前，朝伤者一看，低嚷：“感谢上帝，他平安呢。”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自我手中接过伤者。

又有人问：“小姐，你有否受伤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我说。

大队救护人员已经赶到，一队队的警察。

“我只是游客，”我结结巴巴说，“我什么也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的手亦受伤了，随我们到医院去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可是没用，我被他们带到医院敷药、录口供，弄到半夜，再由警车送我回老史家。

老史在门口踱步等我，本来满脸怒容，见到警车，因诧异而睁大了眼。

我筋疲力尽，因受惊吓，呜咽地说：“老史——”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史蒂芬抱住我，“我只离开你十分钟，你这个女人！”

警官向我说：“小姐，多谢你合作。”向我敬个礼，开车走了。

史蒂芬给我喝白兰地压惊。

“你真叫我急死了。”他还责备我。

我喃喃说道：“那么大一艘船，忽然之间爆炸，只有一个生还者，太可怕了，史蒂芬，我要回家去了——”

“说些什么呢？这是意外，”他急道，“全世界都有交通意外呢……”

可是那么大一艘船……我呻吟，这样的意外足以使我精神崩溃。

一连三日，老史的平房外都有警察巡来巡去。

我决定走了。

老史送我到伦敦乘飞机，千里送君，终须一别。

这次额外依依不舍。

密密的毛毛雨下着，我们吻别，他说：“下次我会成功。”

对于他的诚意，我至为感动。

我狂怒，将一大叠文件扫到地上，跟女秘书说：“下午我告假。”
抓起手袋，抢出门去。

南施一把拉住我：“宝琳，看开点，你这个人，七情六欲都搁脸上，就这点吃亏。来，我们去喝杯咖啡。”她挟着我出去。

在咖啡店内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向她诉苦：“大姐，你想想这件事是否公允，升他不升我，他啥资历，我啥资历，就因他一半是白人？阴私刻薄，又不得人心，同样两个人并排摆一起，大姐，你挑选谁？这次我辞职是辞定了，我忍也忍够，做也做够，五年来我等的是这个职位，老板定要剃我眼眉毛，今早你有没有见到那杂种的表情？我忍无可忍。”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忽然之间我无法控制眼泪，用手帕捂住了脸便哭起来。

南施叹口气：“宝琳，你也太好强了。”

“我凭的是真本领！”我大声说，“下的是真功夫，我放着大好的对象不结婚，挨着这一份鬼差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南施说：“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’，休息一会儿，把自己的前途想想清楚。”

我心灰意冷，擦干眼泪。

“打个电话叫他来同你结婚吧。”南施笑说。

“在这个关头，还同我开这种玩笑。”

“索性我也请了假，送你回家，来。”

“大姐，”我说，“也只有你一个人对我好。”

南施说：“因为你像我小时候。宝琳，做人锋芒毕露是不行的，你多早晚才改呢。”

我不出声。

到了家，我取出打字机，立时三刻写好辞职信，指出老板这次在升职方面未给我公平的待遇。

南施看了信，放下说：“写是写得真好，但何必不给自己留余地呢？”

“你替我带回去，我有四个星期的假可以扣除，余下一个月，我赔